



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著

考議說辨

經說

古者以道經天下其時紀年按事之牒拜起俎豆之節卜師歌工之書成聲而賡之成信而謨之成象而儀之無非道卽無非經耳於是聖人立爲經以昭示天下爲經天下設也是故一經有一經之用小則一身大則天下國家舉是物而施之簡嚴易直而天人





備內外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苟一事一物之不出乎此則天莫屬其心民莫保其命而王路政術遂爲天下裂故曰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其道之著乎天下而尊曰經者以此也後之治經者則不然卑者守經窮經而不知所用以苟取利祿而已高者窮大索隱雕刻渾淪惑心溺質至於誣經叛經僭經侮經以亂經不用則已用則禍天下而有餘豈古今之運會習尙得失固懸殊哉蓋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經之用爲本而施政行令由之以

之爲國者先治人故以法術權利爲本以經之用末而爲其文與數之似者以粉飾治具而已是經者本無繫於治亂成敗之數則亦苟存其名而聽其破言破道朽折橫潰之實焉可也有聖帝哲王者出灼然知其爲經天下之本而欲去其破言破道之害將何以正之曰衷於道準於治酌於用於是乎合則疑者歸於信異者歸於曰於是不合則信者何所信而曰者何所同乎惟一以三者而正之如易之爲用本乎陰陽消長健順易簡之宜足矣而何必問諸道

乾流坤天苞地符之不可知也書之爲用於洪範則  
得其治世之大經大法而何必問諸戴九履一之可  
無也於周官則得其辨方正位三百六十屬之  
有用而何必問其爲僞書與非全書也於三禮  
其所以坊表人倫訓齊天下於詩則取其所以貞淫  
美刺正變升降而沾沾編述之先後刪存之當不已  
庶之經何足辨也春秋信公穀不如信左氏信左氏  
不如信孔子而三傳之參稽亦何必偏廢也何  
乎道而協準乎治而宜酌乎用而利以不失先王所  
以經天下之具則經在乎是矣苟不本乎此殆爲尊  
經而適以啓疑信異同之爭守經窮經誣經叛經者  
之害則經之亡宜矣哉



卓氏傳經堂說

吾友卓君火傳以奇文震天下顧於世嶽崎歷落則其遇奇天倫中少孤窮坎壈而卒屹屹見所樹立則其槩又奇故交遊中以豪杰奇士懾之乃其先世諸先生皆以奇文奇槩震於時而所立說制行咸足羽翼六經而各以其書傳於後火傳不忍忘其淵源所自而思以彰顯之於是闢地於市之南郊爲堂主其先三先生而署之曰傳經自古談經之盛無如兩漢太常所隸至數千人或由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非



不甚重且貴然大要煩言破詞戶立黨植罕出人意者他如京兆韋氏沛郡桓氏世以傳經取尊顯亦如後世專家足制勝而已無大奇特可稱至劉向父子以經名顧子政喜談神仙歆受詔領五經而身蹈叛經之科此徒干世主欺當時自漢以來爲文章折衷六藝瑰博切深奇不詭乎正獨楊與韓夫楊與韓之才以奇特聞奇之衛道以衛經當如是已然獨其弟子侯芭李翽輩沿流楊瀾已爾其家莫世其傳者經之傳足世其家其難如此今卓氏之世其文奇其過

奇其槩又奇而其說不詭乎正遠出京兆沛郡之專家而擺去劉向父子之離叛衛經之功如楊韓而傳世足以蓋之其傳如此安可多見哉今世士大夫以氣力推其祖先往往祠廟宮饗俎豆羅念庵先生獨以吉水鄉賢祠穢雜欲奉其父之主以歸斯其意固亦奇矣顧安得如卓氏之以斯堂克自樹立巋然獨存於山高水長之間不附於物而物亦莫能附之天殆以嶽崎歷落奇其遇遇不奇則其傳不顯噫嘻亦奇矣哉予故登堂而爲之說以見衛經之奇非卓氏



取嘉文選  
不足當此

取舍存養說

聖人教人心體上工夫只有主宰分明亦非虛虛勘  
驗務從實境磨煉方成學問人既載此形氣之身無  
日不在境遇中涉歷境遷於外情動於中便生種種  
欲惡之念將本來有主之真心盡情汨沒假如富貴  
貧賤兩境現前又或因富貴貧賤愛惡相攻而生差  
次顛沛當此之際若非平日心體磨煉透把握定有  
主宰在內却便迷惑眩亂不但隨波逐浪之人縱使  
剛腸浩氣居狀豪杰自命或學問講求有識見踐履



不同甚且矯世獨行如壁立千仞人皆以清修名節  
許之到此關頭儘有平生修飾而不免一旦潰敗爲  
天下所痛惜者所以真實心跡用功之君子切切檢  
點細細刮磨主宰養至一線不移豈畏世緣千蹊萬  
徑卽如富貴古人有取天下而不以爲貪然非有欲  
富貴之心焉有處非道富貴之事若非道之富貴可  
處則凡有可欲而苟得之物將無所不處矣卽如貧  
賤古之輔世長民者大都由窮而達而不以爲枉朕  
非有惡貧賤之心焉有求去非道貧賤之事若

之愛財取去凡爲所惡而不應受之適將無所不  
求去此取舍之分雖近于粗然君子存內應外不  
分於羸羸上分曉方見根基了當但恐欲根難斷有  
一絲一髮潛伏遮蔽搜剔不盡遏滅不全難保一時  
不乘間竊發豈是拔本塞源工夫所以抵當一處又  
破綻一處幹旋一路又敗壞一路名亦不能保全從  
來有清脩而近於名反足爲盛德之累近於名天下  
往往謂之僞君子真修之君子亦何常顧名只是成  
就存仁學問便成就君子之名耳但工夫一點不到



每至去仁造仁必有鼓舞凝聚之精神堅忍熬煉之  
筋骨沉潛縝密之心思方養得主宰完全終日間此  
心造次顛沛時亦此心富貴貧賤路徑亦此心直到  
全軀不息分量方成仁體蓋仁是天軀造化亦只此  
主宰所以春夏發生長養猶如人之處富貴秋冬收  
斂剝落猶如人之處貧賤以至日月晦蝕陵谷變遷  
陽窮陽九陰窮百六猶如人之處造次顛沛雖天地  
亦不能逃乎氣數狀主宰何嘗一毫動搖一息間  
便使天地而有終食之間違仁便不成乾元

坤或幾乎消毀矣人心而有終食之間違仁將前際  
後際工夫便隔斷罅漏全軀或幾乎傾倒矣勘到此  
處真危微界頭直貫造次顛沛夫造次顛沛人心經  
一撼蕩却增一檢點遭一折磨却增一動忍自古聖  
賢豪杰偏在此處善會天心將此拂逆之境爲精進  
津梁于身心性命中間求了徹消息不必虞舜之焚  
廩浚井文王之美里周公之居東實在此中經歷縱  
使身名俱泰湏辦此打熬精采狀後可以富貴不滯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作一串承當主宰煉至剛強彼



現巖文集  
欲惡本來柔弱無事撲滅而自然消亡矣安有終日  
違仁之患可見存仁工夫至密至精但天下有志存  
仁者若見謂太危微門逕反難祇在實境上一一勘  
驗銖積寸縈由此培養充拓自然漸至終食不違造  
次顛沛可必地位終食不違亦不定神熟渾化氣候  
在入門用功時卽當終食間擦存不苟及至聖仁地  
步終食間亦不敢悠悠任放此乃徹首徹尾事不可  
不知

收放心說

古之明王之世所以正人心而端風俗有政治而  
不言學問大道具於人心著於事物帝王迭興辟道  
經世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凡其時詔告布法之文官  
府紀牒之策塗歌巷語之傳人事往來之蹟無非講  
學無非學問施之成務卽謂之道語之成文卽命之  
經人心歸於大同而天下之理畢矣後世聖人不得  
已而以學統教天下專爲覺世救世而設蓋自治統  
浸衰漸與道德判狀爲二先王之大經大法亾滅而



不救壞爛而不收其害中乎人心喪敗而奔軼始乎  
學士大夫而漸漬乎閭里所趣者道路傾側莫可匡  
輔將以正人心端風俗則莫如教人爲學學之大原  
千古無二然聖賢隨時闡救不但執一大段道理皆  
從人情世變中間痛切指點一條門徑所以使人可  
感可動卽如包羲作易原以通神明類萬物文王作  
易却又不同孔子論九卦之德曰易之興也其于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其衰世之意耶論語  
開章論學教人從求仁務本入門却在犯上作亂說

入孟子接統講學端以仁義合發開章亦從家國弑  
奪上說入豈非切切爲衰世人心頂門一針蓋世運  
流極至於大裂極變人道同乎禽獸殊種然揆厥由  
來祇爲將此本來天理真心放軼流蕩于物欲以至  
汎濫橫流形爲動作遂將所由合宜之正路捨置滅  
裂而出乎邪僻險錯之塗其流甚鉅其源甚微故特  
將仁義提出以人心人路親切點醒一番人生其時  
上之政治不但道德教化蕩然無可觀感卽紀綱法  
度亦無從遵守下之風俗頹迷敗壞羣狀一趣父兄



不知所所以善其子弟賢智不知所所以拔其坑塹相胥而喪心妄行如中風狂走豈不堪爲之痛哭流涕孟子所以不覺言下哀愴切怛而又憤激怒詈發爲鷄犬之喻也若在盛世講學祇說大段道理足矣何至如此激昂狀至此別無救法所謂其流甚鉅其源甚微止保護得一點本來生理真心萬事萬法萌芽於此安得更有所謂學問之道蓋人之此心放之則曰人心妄心私心萬惡皆從此出收之則曰道心真心公心萬善皆由此生書有之惟聖罔念作狂

念作聖人心出乎此則入乎彼間不容髮此心一放或放于機械變詐或放於縱橫押闔或放于殘忍谿刻或放于逢迎諂媚或放于干名好進或放于鋪張粉飾或放于驕傲怠惰其類不一總是義利一關故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放則人馳其心不可測度路逕亦紛岐萬狀一收則千萬心皆同歸一致所行之路亦並無兩條故學統明而天下治矣古帝王所以正人心端風俗只在於此卽至春秋戰國要救得大裂極變之人心風俗轉關亦



取處文集  
不能外乎此故如此切實指點方是聖賢真講學真  
學問真救世覺世處

主秦說

秦二乘時峻望之君子一時賴以主秦之人其繫曰  
包荒云云說者謂君子之待小人毋過當毋苟同而  
已眉山謂小人不可去盡去盡則爭爭則勝負分惟  
君子內而小人外不使窮於無歸則君子之禍無由  
起誠若所言是爲調停含垢之論而已立人之朝而  
以聲游門戶之勝負利害起見苟爲中庸以與持盈  
而免禍天下所望乎君子道長者如是已乎蓋君子  
所以折服小人之心全在乎自治故曰道長自治之



道曰內德又曰外順當此君臣遇合同志滿朝豈不  
侈朕甚盛然其存乎中心者絕無席寵怙榮與攀接  
附合種種私意柔情能毅朕斷制故曰德自守既真  
又恐傷於所恃必其舉措乎外者絕無矯拂偏黨事  
事順乎天理人情莫可指摘謗議故曰順衆正如此  
則小人之道不待攻伐而自消矣又何嫌於包荒也  
哉朕使大奸巨慝妬賢嫉能將不利社稷不惜以馮  
河之勇力搥之曰馮河則非權度於利害禍福較朕  
矣設苟有瞻徇却顧之念以養癰爲明指其貽患于

爾從蒼生豈小乎此王泰之君子所必不出也惟其  
自治最嚴最決而舉動至公至當故夫子以光大許  
之如是而有城復于隍之戒隨其後亦天道消長之  
無如何者耳豈黨同伐異之所能爭又豈調停含垢  
之所能弭乎諸家之說泰者何以見不及此也東漢  
諸君子如竇武當靈帝朝方欲擊除宵豎而一門三  
侯妄自封殖其自治能若泰之德順者乎卒罹凶禍  
天下痛之朕不必盡由於嫉惡過甚也黃門張讓堊  
父名士無至者陳實獨往弔焉黨錮興所賴保全甚



衆人謂太丘有識而守道之儒非之宋趙鼎初覺檜  
奸憂其得志矣及在政府復親信之卒爲所傾豈明  
於前而闇於後耶抑溺於檜之柔險遙迎而嚴其辨  
于前者遂弛之于後也實與鼎始不足於健者也元  
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治如救焚狀主於矯  
厲急疾未嘗詳議熟行故措置多不當紹聖羣奸唾  
掌並起排斥有詞諸君子殆健而不足於順者也嗟  
乎君子之道消長往來其介亦微矣哉奈之何不致  
功於自治而猥欲混濁苟容曰吾以爲君子乞一

之命也是說泰之包荒者誤之也

者鰲說

予嘗行於河客有言其隣人故善走洋一日行海中天氣澄霽忽遠有閃閃如電者又有標如掉百尺帆者長年蹙額曰若者蓋鰲魚負水如電者其目如帆者其翅少之則舟前水忽傾而注於魚所甚駛長年曰休矣若者蓋大鰲口張口所嚮則水皆吞故傾而注舟隨之莖於腹者不知其幾千萬也然而猶千里外也不半晌至矣今安有法乎乃急取所貯人髮燒之且撒少許米於前少之乃平夫鰲魚一口張而



海水千里盡注其腹一吐而海水盈一吸而海水領如是夫予爲浮一大白客又言走洋者言一日距舟側數十里忽海底一山湧而上舟繞陁而行三晝夜始盡蓋鰲之背偶出水而墳舟所盡者鰲尾舟所未彷彿者鰲身夫魚背一豎而窮三晝夜數百里乃究其尾不及其身如是夫予又爲浮一大白二白既盡日落舟艤不如天地之爲高下

龍王說

抵楊柳青不一里一舟橫而前繞予船中坐而

一持黃布旛一持兩刀一刀割其胸一刀且舞且還擊口憨語如魑魅然予及徒侶駭之是必豪客長年遽拜曰龍王龍王爭投錢祈利市嗟夫嗟夫使龍王果臨其前白龍魚服安肯出一錢相餉者烏在乎僞之不勝真雖然崑崙者誠可欺而取田單以小卒爲神君李矩托巫史爲子產以之取威勝敵且有餘況其它乎

郊祭分合辨

郊祭分合之聚訟也何以正之曰天地之祭必分而不分冬夏壇圻之位必分而不分南北考之虞書正月上日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何以不及地示也地示在羣神之間乎先山川而後地者何傳曰望郊之屬也詳天而畧地舜方受禪嚴天事也泰誓曰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事在孟春虞寅月受終寅月祀周子月受命子月祀其後因之而祭地更以建丑之月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火燮獻



取廟文選  
禽以祭社社卽地示周禮初無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之文惟大司樂稱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乃大合樂之  
典非大享也奏之以其時其地則神示人鬼可得而  
禮如師曠鼓琴而風雨應至是爲樂之盡變入神爾  
已周禮又曰凡以神祀者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  
夏至日致地示物鬼以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此一  
時祈禱之事云爾謂天子大報天地之孝非也家語  
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牲曰郊  
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亦謂日至之月古之郊

者上而不從則再再而不從則三中辛下辛皆用之  
辛且不必於上而必於至乎月令長至短至皆曰君  
子齋戒處必掩身而謂其出郊而祭乎曰樂以其時  
奏之則神示可致不以其時奏之則神示豈必可致  
夫奏之以其時者亦曰聲氣相感在其本初用名和  
釋洽云爾非此日爲可致而他日則不可致必此日  
而后可致將春而祈穀夏而雩秋而明堂遂不得降  
天神而禮之乎曰報本反始之祭正祭也類造禱祠  
之祭非正祭也非正祭則不拘其位不擇其時正祭



取庸文選  
者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  
類所以爲報本反始也不知冬至以後天氣降地氣  
升而萬物以生夏至以後天氣升地氣降而萬物以  
成則冬至爲天地之陽始夏至爲天地之陰始謂天  
道始冬至地道始夏至何見之域與乾生於子坤生  
於午而謂天始於子坤始於午是猶乾坤退居震巽  
用事而曰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何說之費與且報本  
反始二者謂人本乎天故祭而報之是曰反始豈謂  
求天地之始而祭之手苟其來格何分正祭與非正

祭也然何以知其必分曰天尊地卑並祭則不足以  
尊天降地則不足以敬地以是知其必分中庸曰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郊亦有時兼地如覲禮方明之  
禮是也然尊可統卑卑不可統尊故周逸書曰設丘  
兆於南郊建大社於周中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  
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天地分祀彰彰也夫社之卽爲  
地示也朱子嘗疑之矣疑之誠是也然方丘不可槩  
社而社可以槩方丘周禮舉地示卽不及社稷舉社  
稷卽不及地示而郊社並稱屢見於書傳此社卽方



丘而鼓人之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也  
又社卽方丘之證也蓋天子之社二祭法曰王爲羣  
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社曰王社自爲社者畿內之士  
示而爲羣姓立社者必天下之大示也故曰方丘不  
可槩社社可以槩方丘也變郊而稱園丘變社而稱  
方丘何獨於郊則合之於社則分之乎

高陽縣顓頊塚廟辨

邑之有顓頊廟何也曰地之奠以人也雖所稱鄉先  
生以至凡有功德於斯土者猶廟而祀之不敢弛而  
視神廟之帝實肇造於此者乎間考之史顓頊初國  
高陽故號高陽氏其都曰帝丘或曰邑故以顓頊高  
陽氏故里邑由此名然又考之五帝紀炎帝初國伊  
繼國耆合稱之曰伊耆氏黃帝國有熊號有熊氏少  
昊國青陽號青陽氏皆因地建號非地由帝號得名  
然則邑之有此名也非由帝顓頊也而邑之名之重



且顯也則自帝始也史又稱帝生於若水則禹貢之  
梁州其都於帝丘則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者是  
也邑相去遠者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其初國於高陽  
者何也帝之父昌意爲黃帝元子既不得立史亦不  
詳所封帝則如後代所稱樹子母乃以疏通靜淵之  
材年少佐理故膺選建爲藩屏如周之魯衛漢之燕  
代齊趙而其後遂入繼大統者耶書曰奠高山大川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蓋恒水東流合滄至於灑由邑  
人易水其故道然也周禮職方氏之掌其山鎮曰恒

山其澤藪曰昭餘祈其川寧池嘔夷其澤淶易然則  
邑故負山襟河川原滙環風氣宣達而威紆帝以籓  
國發祥入爲興王豈偶也哉夫然曷爲而改都也金  
天氏都曲阜帝丘其畿內地帝旣嗣服繼統則舍故  
封而就帝丘亦其勢宜也帝崩葬濮陽濮陽卽帝丘  
陵墓祀典皆在焉今高陽旣有廟而城東隅亦有所  
謂顓頊塚者土人猶瞻禮焉何居夫帝旣都帝丘則  
歿而葬也自不當在舊都豈當有國之日或其妃御  
支庶之屬死葬其處而世遠傳訛遂指之以爲顓帝



之墓也耶抑帝雖建統東都而猶念故封之山川風物以及父老子弟間嘗車駕從東來燕息流連於此而以爲吾百歲後魂魄猶思故都乃像爲墓宮以當棲神者耶卽不然帝子孫衆多昆吾豕韋秦趙之間皆有之安知不有在邑而若後世爲衣冠之葬以親其先王者耶是皆不可知不可知則姑置焉可也而至於廟則邑人所以思明德之遠而不可以或弛者廟之設何昉也按西漢永光以前祖宗廟在郡國合一百六十餘所而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已有一

廟之意邑之廟或亦類是所從來久而要其在邑廟有功德於其土之大者廟而祀斷斷無疑也太傅大學士李公高陽人時邑人議修帝塚廟而疑其所從來故命璿爲之辨

改建范公世澤祠議

杭州城東隅梅東巷故有范明廟位文正范公而尸  
祝之以公治杭時德及民卹災賑饑澤尤大專其廟  
以崇報也日明者何曰公歿爲土神明以言乎赫也  
伏臘忌則里老稚相率辦香牲醴以詣而間有禍福  
之應亦從之禱祠所從來久夫公之道德功業卓犖  
千古如日星河嶽之昭回流峙於天下雖杭之人德  
公而欲私公於杭然不知所以尊親之義而附會景  
響至儷乎浮屠老子之宮所以雪煜乎觀聽者謾而



額之曰明野哉乎言是不可以徵信且夫公以先憂後樂之志濟世利物如已溺已饑父子紹述臯終而益繼源遠者其流長逮五百餘年而有我大中丞公少自太傅文肅公佐命

世祖皇帝身致太平之時趨庭授受莫不學文正之學志文正之志以先天下之憂爲其紹述之至意於是受命來撫浙仁協義宣經緯天地功德不可殫數比浙游饑民死走無弔者數百萬中丞公爲之請蠲請折以邀恩於上和糴移粟以權宜於下捐俸

所至身親拊摩寒者絮療疾者急鍼解焦心苦形食不甘味寢勿交睫者兩踰年而浙民大蘇且使流亡歸寧盜賊衰息山巔水澁其民雞得止疇而狗得眠竈下者誰力也當文正爲守牧則澤及一州爲節使則澤及方國爲天子宰相則澤及天下卒父子繼相以道業稱宋名臣第一中丞公行且繼文肅公相

天子以身致太平澤及天下浙之人幸得先邀惠於我公不異杭之人先私其澤於文正之時猶之家長老



之於其家所以保其嬰雛孤裔系別而加之恩者無  
別而民之戴之亦若高曾祖禰名輩雖分而尊親之  
者無改是故祠之為言思也世之為言著也著乎其  
思而垂以為後世法則其統不可以不昭其名不可  
以不正郡伯稽公之守杭親炙中丞公之敷政以播  
宣於下而有以見夫文正文肅之學之志將以昭其  
統正其名曰文正公世澤祠而謀所以新之爰歌祝  
大中丞公也太傅文肅公紹文正而啟中丞并奉祀  
中焉是祠也澤則思思則世尊親之義大矣哉

改建為范公世澤祠便



修史論上巳未上總裁先生

史之於學曰史文而已矣整齊故事撰結篇籍才有大小學有奢儉識有高卑史之升降得失殊焉故曰文而已矣雖然史該天道淡王事經國之業緯文之符豈獨富聞侈藻記事循典而已哉後之任是者而能體道以立文一曰學術一曰心術本原事跡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不掠美以文陋不飾虛以術長是之謂學術斟酌典憲明白是非扶樹賞罰不曲筆以枉正不回邪以阿時是之謂心術是故天道正王事明



國法立而史以顯文文以載道蓋述往世者所以正  
今世也修古法者所以垂後法也豈不重且大哉而  
後之視史職卑也以爲整故事撰篇目而已故曰文  
史卜祝之間于是取其所謂三長之僅似者與其時  
名之詭托者而曰此史之人也又遑問其學術與心  
術所由邪正完礪之間哉雖然難言之大約史之難  
乎正者有二一曰當代則隱而繼代則彰爲君親者  
有微詞而繼代則無忌諱之防此猶可言也一曰當  
代則彰而繼代則隱所謂宣景曹馬死葛犯蹕僅存

鑿齒之文以及董承耿紀之書賊袁粲王謙之書逆  
變惑乖亂此不可言也而不然者則或以賈謗而興  
禍是故以繼世而修前史而必之乎信書也幾希或  
曰是則然矣若夫整事撰篇其爲體裁綴葺升降得  
失豈盡由乎是然則文遂不足論耶曰非然也文與  
道之爲顯晦者時爲之而已矣隆則隆污則污者時  
也

皇上統大文於上賢公卿翼文運於下慨然俞言事者  
請下秩宗議修明史甚盛典也而或以爲方今文獻



未泯明代十三朝實錄秘牒而外上則有如蔡雖朝會之志黃景恩澤之表下則有如南陽風俗之記益都耆舊之傳而故老遺逸尚有存者則其爲徵實也易然而三十年以前一二大案之是非可否雖其人與骨已朽又豈得毋昔人所稱河朔王公箕裘未墮鄴城將相薪構猶存惡直而醜正安在如弦之筆無噤齟而思甘心者哉則其爲徵信也難而吾竊以前代之史之時論之則知其不足慮乎此也遷固而下惟唐人修晉隋二書獨稱良史非三國南北諸史所

及然彼其時爲太宗真觀之時秉之者褚遂良魏徵而非元嘉咸康太建開寶之日蕭子顯魏收令狐德棻諸人之浮誇緣飾得廁足其間也宋修唐史遠過其舊書則仁宗慶曆之時秉之者歐陽修宋祁而非石晉劉昫之闕漏紕妄得預之也明修元史非宋金三史所及則太祖洪武之時秉之者宋濂王禕而非元統至正之朝歐陽位張起巖諸人之繁冗蕪陋所得而濫等者也夫如是則污隆之繫乎時豈不較然哉以此槩於今日所謂該天道浹王事而成經國緯



文之書于以正今世垂後法容非其時哉至若所以  
爲條章區處之節別有說

修史議下

按歷代史職各有專家恒當世所獨推而猶不免乎  
後人之訾摘遷固以下皆是也唐世修晉隋二史元  
修宋史明修元史乃用衆手然晉隋之書頗跨美於  
衆家隋史天文律曆諸志至謂遷固所不及何哉由  
當日條章區處如顏孔子李之徒各當其才而裁以  
褚魏之宏達故也宋濂王禕之綜博精敏不下褚魏  
其條章區處及遣歐陽佑等往採元統至正事跡爲  
法綦善然其書遠出二史下當其時未有如干寶孫



取錄文通  
盛王劬王胄之故本以爲之採述而所用汪克寬諸人未有若顏孔子李之專家者其書安得不遜于古耶若明史之重乎彼數家其難更不啻尋丈倍者而都開剞之大略累朝因革之源流則綜括之難道統治術上法虞周下趨漢宋謨訓典制之淵崇禮樂度數之察密則闡述之難數大案之疑信得失好毀名實貿亂蒙冥則剗剖之難三百年中將相卿士朝野內外功名學術之同異戶立黨植則縷晰之難名臣耆儒文章理學奏事撰書之作述瀕濛鴻洞克塞箱

紛則條貫剪裁之難夏商而降式廓定保無及三百年者其間阨塞制防之緯繡謠俗正變之遷轉盛衰得喪之幾宜則圖畫洞擢之難今所依據者故府之實錄而已歐陽文忠論日曆之失所謂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與欲書而不敢書者至明代尤甚觀閣老王守溪之論知其并不得如宋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與諸司供報之文直待易世之後追其成錄然所書不過除日辭見之類重大政體進退人才皆不書何況宮寢燕息之私貴近造膝之隱如古



之記言動而書其微者且明制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故忌諱多而公議隱以楊文貞各臣爲太宗實錄猶以曲筆悖於公論况其他乎然則十三朝之玉牒粲然其爲孔甲尹逸之信書者安在也著作之家私居編次違違博諮聞見分別是非清論漸正著述斐然時所尊信然于昭代之文能無定哀之微詞大義未伸者乎且紀述僅踰中世殘缺尙多則採訪不可不重其選也擇風望清曹充之御命而違各就其所近之地乃能諸悉政家之藏諮討稽求而

之司馬溫公撰通鑑代各有成史然於正史之外如司馬彪荀悅袁宏崔鴻蕭方之所紀及唐以來釋官野史百家譜錄墓志碑碣行狀別傳莫不畢採况欲勦一代之史於舛午潰亡之餘燼乎若所遺非人人亦安肯傾竭困橐而出卽稗載以來不必中乎蘭臺東觀之繩削者又幾何矣至若採訪之使又不可不專其任舒其限也西漢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故典文稱盛嗣歷代兵燹之後每加購集然未聞專厘命使僅委郡國長吏承旨收緝不知審辨故四庫



三館之書填委充積幸多重復猥濫而檢秘寶書反致漏缺今所須一代之籍其得失亦類是惟專其任舒其限庶所採者無悅譎之譏而所不必採者亦無珷玞之溷矣且古之良史不獨憑藉文字如太史遷所述予與某善故得聞云云予與某之子某之孫善予嘗過某處見其長老某故得聞云云之類此固不能以急捷粗鹵而遇之也夫徵實之法在乎文獻文獻既微則一代之創守興廢本末巨細之得失典章制度張弛合散之異同人才風俗盛衰之流漸君臣

上下擘畫論列成敗是非之繁曠幽顯得以穿聯參質該貫研剖正其舛迕挾其潛隱而銓定於秉鑒之一是或曰如是則曠以年歲而不易幾也是殆不然史該天道浹王事經國之業緯文之符而可以近功希成籍乎遷固皆爲之一二世然猶未就唐修晉隋史以衆手然猶一二十年苟不加之積蓄正據不足憑之實錄與微辭忌諱之成編及旁佐以僅見雜存之散籍而據以爲之是猶布滅裂之耘於大田掄樸楛之材於崇構恐徒勞而鮮成幸成而難恆未見其



可也

曆法議

天下之斷于至一者莫如曆而其紛于至不一者亦莫如曆然則何以斷之曰以人測天則紛而以天測天則一也以天測天猶不一而以天之自然者測天則一也夫曆何昉乎自黃帝迄元治曆者數十家其間稱善者有三以鍾曆起者曰漢太初以著法起者曰唐太衍以晷影測者曰元授時自守敬曆出說者謂春秋獻公以來二千餘年推算冬至諸家不合者四十九事而授時獨詳故明曆亦遵不變然觀正德



間禮部郎鄭繼之所言歲差之法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而今又弗合則與虞喜諸人之臆度附會者又何異乎又觀嘉靖間光祿卿華湘言堯之冬至日躔于子今之冬至日躔差至五十五度則元統之請修正于洪武間者又豈盡謬乎此無他皆以人測天測之不得而強爲說以合之何怪乎其紛訛而難一也蔡邕不云乎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柱預亦言陰陽之運隨動而差狀則天之運行動于不一而自不失其所爲至一術家之算謬於執一而

致紛訛于其不一是不知取天之自狀者求之也於自然者求之則曆元不可不慎也自古曆必有元元以至元辛巳爲元明以洪武甲子爲元每歲差一分五十抄年遠數盈而積差莫正今之曆元其果與上古之日月合璧在牽牛之次者一一脗合否也抑儀器不可不精也古之曆家必有幾衡以自驗自一行渾儀而下制器各殊皆非古幾衡之舊由其器失故其驗亦訛元有簡儀仰儀諸儀表明有渾儀幾衡銅壺而制亦非方今曆官所用其果合于虞書儀象之



制否也夫曆元定則歲差之違合可稽矣璣衡正則測景之分抄可徵矣于是考中星以定其極窮日法以精其端審交食以合其變蓋日月之盈縮宿度之疾舒舉無可信信之於中星也觀黃帝素問得面子面午負卯負酉之法知中星常在于北天中在北則極星亦倚于北乃祖亘以爲天柱不動處遠極星一度有餘沈括以爲遠三度有餘天極必審而天體方正故中星之宜考也經朔之進退次舍之合離舉無可驗驗之乎日至也定日有百刻而分爲九百四十

畫定閏以四百四十畫而眺胸祇在一畫之間凡黃道赤道日躔月離昏旦中星紫氣月孛之類皆于是乎準焉故日法之宜精也躔度之出入過交之進却舉無可徵徵之乎交食也古用經朔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而復會而劉洪乾象曆以月行內外黃道之北而食在黃道之南而不驗故候法當省去月環端用曆法爲步是交食之宜審也夫中星定則辰集之時刻不移矣日法精則氣候之往復不爽矣交食審則經劃之常變不惑矣是皆有至一之理而求



之以不一之法然後不謬于一定之弊而乃不紛于不一之訛所謂不以人測而以天測不以天測而以天之自朕測也然班固作漢志言治曆必擇者三曰耑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明洪武間以劉基爲太史監占天象而又徵元太史院張沂張佑及回回曆官鄭阿里等議曆法後又用元統言選疇人年壯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今誠倣而行之則天下之大豈無精通曆理如揚雄善立法制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以爲萬世法是乃曆象之

大已也

國史議

爲前代之史與爲當代之史其例同乎曰前代之史貴畧當代之史貴詳夫前代之史亦有宜詳者然褒貶可以意施去取可以法斷乃足稱爲良史故曰貴畧也當代之史亦有宜畧者然事狀必務明白徵據必務弘該乃足稱爲寔錄故曰貴詳也今之爲當代史者則其失在于畧也彼篇部之繁月以數萬言計安得謂之畧顧詳其所不必詳必畧其所不當畧是適成其爲畧而已何言之如文武之銓資祿秩百官



之除授辭見兵刑錢穀之額數豐歉覈其大綱而已亦奚事汗牛而充棟也至若內廷言動之得失臣下奏議之是非時政舉廢之源流不綜其曲折不可也寧得守科抄據供報而足也竊謂紀開創之迹者當得其艱難締造沉算密圖所以指畫而取天下之本紀受命之略者當得其撫馭削平提綱挈領所以立國而鞏基業之由乃足使後之讀史者恍然如親見創業之模焉今不過曰某年月克某城而已某年月得某地而已某年月用某人封某爵而已是不

尚書郎令史守紀牒足矣安用史官爲哉抑古者有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不獨紀事已也亦以備箴誨鑒誠之責使人主言動之微不敢或忽也卽如唐宋之起居注亦以左右史掌之雖不得復與諫議而遺意尚存明則革去其官以翰林領之止據諸司抄牒謹籍以備寔錄而已洪武官制每朝日六科給事中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猶有左右史之意後代詔旨亦止付科抄而已則是深宮之中大而揆務決機小而喜怒宴笑與宰臣之造膝咨謀近侍之燕



私供奉其于外廷之聞見邈不相屬也毋論得失無所昭監將史官之載筆而從者亦何事足供傳遞乎然則歷代起居之官今宜復設而漢法黃門侍中入直禁私宜倣行之令執管記載隨事規諫不特史局無遺而于聖德裨輔良不淺矣雖然後世史之失直以在上者牽于忌諱之文受任者休于罪謗之集耳誠若古之人主不自閱史凡日曆之類不得錄本進呈而選詞臣之有清望直節者脩任監脩令諛舌不敢竄其間而功過不能撓其例則史直而可信矣

屯田議

今日興屯之難其害有三一在軍卒驕惰夫督兵以屯而且耕且戍至勤勞也今皆媮衣而美食平時鞭撻民夫供其役使一旦令之秋執干戈春服耒耜其能乎宋陳恕嘗言之而今更什百倍也一在清查生事明時屯衛久廢民間視同永業若欲追收必大煩擾此蘇軾所以論水利之害也而清屯殆亦類是一在牛種擾民屯地牛種安能盡給於是有差借耨夫州郡括牛之擾此宋弓箭手諸法之難行也而今



又何能無慮今日興屯之易其利亦有三一在耕穫可恃明代沿邊屯種每至禾黍登場輒虞蹂踐今則寸寸皆金甌矣而何勿盈倉之有一在侵佔不行明時屯地膏腴每折而入於戚畹豪右之手今孰不凜凜三尺哉而何官庄之侵不可問也一在掣肘無虞明時閫帥事權每憂中制故興廢不能自由功罪或以賄取今文武各行箠制而何慮乎十羊之牧一瓢之與也雖然利者則誠利矣而所謂害者非誠足害者也今支放耗尅饟糗單微若給之以地酌明制授

田輸粟之例以優裕之其誰不爭勸者是驕惰不口慮也舊屯誠難盡復然正不必皆清追也今邊腹多不耕之地無主之田以莽曠之棄餘爲墾荒之官土庸非利乎是清查不足煩也牛種誠難盡給然正不必皆公帑也或修鹽政以勸商賈或縣爵賞以勸富民或標異格以勸將領則種糧之備寧必盡費大農乎是牛種不足擾也明乎此則利害較然而興屯可決矣至若因時興利大抵古今異宜而不可以成法膠者則邊屯之法有異明之屯邊多在西北今諸邊



固宜修復也然以天下大勢觀之則扼吭拊背而修戰守之備者當在楚豫之間晉羊祜杜預墾田之地卽今之荆襄唐鄧也若於此地建屯可以坐制滇蜀控馭淮南而吳楚省餽餉之艱禁旅息奔命之勞矣抑民屯之法有異宋之營田置務如何承矩歐陽修陳恕范仲淹多在河東河北陝西而成績罕優者止於因邊興制非相地審宜也今兵民交困莫若東南如揚州水田多荒穎壽陸田多棄晉鄧艾有淮南北之屯唐史射陽湖之洪澤屯壽州之芍陂屯遺跡俱

可考也宜名江南無田之民開渠設隄可以化菑爲稅稻變斥鹵爲膏腴而東南之民力可甦矣抑京屯之法有異元用虞集之策於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菑葦沮洳之場設海口萬戶勸民闢土得穀數十萬斛以資國計今畿輔東西民田圈授滿旗農民失職何不倣元遺制開水田給旗而以圈田還民則萬姓再蘇而國儲亦充盈矣抑商屯之法有異明初名商入粟止在西邊以西餉最重也今則凡有間田可屯之處宜聽商擇便興屯中斛以所



各募之民爲耕而酌量出鹽多寡之地通融支給則諸鎮之餉廩並充而鹽政之良規復飭矣凡若此者屯政之切當於今而救時豐國之至計若其間之節目條貫次第施焉可也

河工議

今河工歲耗大農錢鉅萬百姓困于隄徭不得休息失在爲河用而不知所以用河也能用河則以生天下之財休生民之力定山川之位輔天地之功可一勞而萬世享其利爲河用則以竭天下之財殫生民之力墮山川之位墜天地之功日補苴而百代滋其患故當橫潰而衝決也旣浸淫有難殺之憂及其消縮而曠置也又散竭而有易衰之懼蓋河之在天下挾其可用之具以待經天緯地之大用端者可分經



者可曲湍悍者可平奔泄者可蓄彼既得以其具爲天下用乃有所蕩漾展抒以靜其湍怒之流今不知所用而日事于迫束沮遏故不得不橫決爲自容之地而消縮爲休憇之歸是皆治河者困之而使然也而顧以爲河之性然也豈不誣哉今關洛齊魯之間其地勢高亢而鮮潤林莽荒曠棄爲砂礫者不知幾幾也燕冀淮泗之間其地氣蒸濕而不遂沮如卑漚棄爲萑葦者又不知幾幾也且往昔河患在兗豫今偏重於淮揚壞田廬崩丘墓民失業者巢棲大流

之鼓朴而何法使之復田其田而廬其廬安其老死而世其子孫也議者但計及於河而不知計及於民且司民之吏不得以民命請之河治河之官猶復以河繇責之民苟曰隄防之使不爲患而已則是河不可棄民可棄也豈不甚哉自古迄今又安有開物成務而畚爲補偏揀溢之功者有如一河也醜而爲二則二矣播而爲九則九矣放于碣石則碣石矣一汴也漢人隄之則兩河分隋人鑿之則又兩河合矣一



漕也元朔而爲會通則會通矣明棄呂梁而之徐沛則徐沛矣一雙塔白浮甕山也元人引而之漳衛則漳衛矣一汝汶淮泗也明引而之會源則會源矣于是沁水來之武陟沂水來之琅琊金龍滹沱之水來之直沽則來武陟來琅琊來直沽矣凡若此者皆前人未爲而後人爲之以利天下之用禹之治河充巽下流疏九河雍梁上源疏三十六江河工成故則壤定禹貢作後世視禹之治水以爲懽奇若神人而必不可以復舉要不過審河之宜燠民之利焉耳今宜

擇忠計才力之大臣以治河兼營田使得如古法自辟僚吏以爲用於淮揚之間相其地宜或疏或鑿或隄或濬條分而派別之如史起之引漳水倪寬鑿六輔渠召信臣築鉤盧陂之類使其民必田其田廬其廬必足以安其老死世其子孫而後謂之告成事稱任使不則河縱不爲患罰無赦說者曰今朝防而夕隄猶奉漏甕沃焦釜且懼不及以若所言是規行而拯溺揖讓而救火待事之成其人與骨已朽矣何功之有曰不然三年可成也說者曰是則然矣顧條分



而派別不興天下之大役乎而何以爲大農計請發也曰不然十年治隄積之十年無筭也與其歲填無窮之壑使公私殫殘而民死無弔豈若歲積有用之工使大害日寧而大利日報之爲得策也雖然當世之言補苴則可以塞責亦可以便私創用河之大計則旣不能共其利而又將獨任其責害在國害在民而利在任事之吏則爲之利在國利在民而不利在任事之吏則弗爲也毋曰卑之無高論也則萬世之利也

講學問義

問夫子闡發學統大要在大學其平常標示宗旨記者集爲論語一書提綱挈領處必有脈絡後人體會學問大義須先尋討門逕學而首章記者先將聖人自己得力趣味寫照親切之語誘掖鼓舞天下之學者然後將宗旨脈絡次第揭出體仁是學之主腦忠信是學之根基主敬是學之工夫改過是學之進步一部論語以此數言爲綱領從此橫說豎說皆不離此矩矱方是効先覺以明善復初之實際處不然時



習何事說樂成德從何功力得來魏庸齋先生提出君子不重一章與首章互發講宗蓋確有主見苟如經生家說書截章守句不通大義不尋門徑則是聖賢著述茫無宗旨脉絡反不若老莊荀列之書各有統體條貫及濂洛諸儒講學各有標宗義例乎敢謹指示

問魏先生討論聖學又從孔孟全部書中尋出脉絡相承喫緊關紐故將仁人心也一章從時習之學四子貫來蓋孔子講學首揭體仁孟子講學開口便

主孔子言仁急提明孝弟是本孟子言仁義

單靠愛親敬長一點知能此是千古聖賢學統真血脉此一點知能正是本來覺性最真處從繼善成性最初時得來所謂人心人路皆出此省察踐履起頭只爲物欲蔽鋼先從愛敬知能上汨沒喪失如何有第二條路可以明得善復得初收放心是主敬之學所以收其放失於物欲而復於知能之初覺效先覺者效此復之方法也豈不是改過豈不是主忠信方保得一個仁的心體方可成一個人故先儒曰學者



所以學爲人也得成人便成得君子至於萬事萬物該洽貫通以至郊廟明堂辟癰齒冑養老耕籍達天希聖摠由此知能分上充積去若不從此一本處下手從何處下手敢請指示

問千古學統原是通徹天地該貫帝王然聖賢覺世救世少不得隨時立說主腦却無兩路蓋唐虞三代未嘗有講學法門帝典王謨所載便是講學實實從繼典親遜教化格被所以其時人心人路雍和萬年朝野上下成一體有流行景象豈不是學統焉

候其後教衰道泯全是一片物欲充斥世界陷沒真心成一巧言令色風俗其禍至於犯上作亂饜利弑奪蓋學脉崩缺人漸至於放心之極而無所底障以及此也孔孟生其時別無挽回方法單提出一點知能真心可以救得孟夫子言下不覺痛哭流涕而哀憫之又不覺憤激怒罵而以雞犬放形之此講學者之不幸却于此見聖賢講學端爲覺世救世而設於此頂門一針提出知能真覺來要人實實從愛親敬長分上着力起頭故本立道生人人收其放心而天



下平方完得體仁分量方是達天法天之學若單就體段大小分量上下空空辯論恐非實際敢請指示  
答定靜安之說

聖賢喫緊關頭總要在本原地位推廓得開磨鍊得透把握得定若只在谿徑上尋求要討靜定安消息畢竟隔着一層當機卻用不着如此看來格物工夫還要在事上磨纔於本原地位有着寔處

答格致之說

窮理明善是致知格物總關但下手須看得活動方

有入門方有出路或就其器資所近或按其境候所通如所謂知一知十多識一貫者或隨其地分之當然或閱歷之互異如所謂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與夫羲和之曆象夷夔之禮樂臯之刑名以至垂弓和矢伯益鳥獸各有專能而不害其冥通者或見其偏或見其全或識其小或識其大語其至則實有一徹萬徹處分其緒實有卽事卽物不可不窮研剖析處若必欲拉到一路上去恐所云說理說事如籬桶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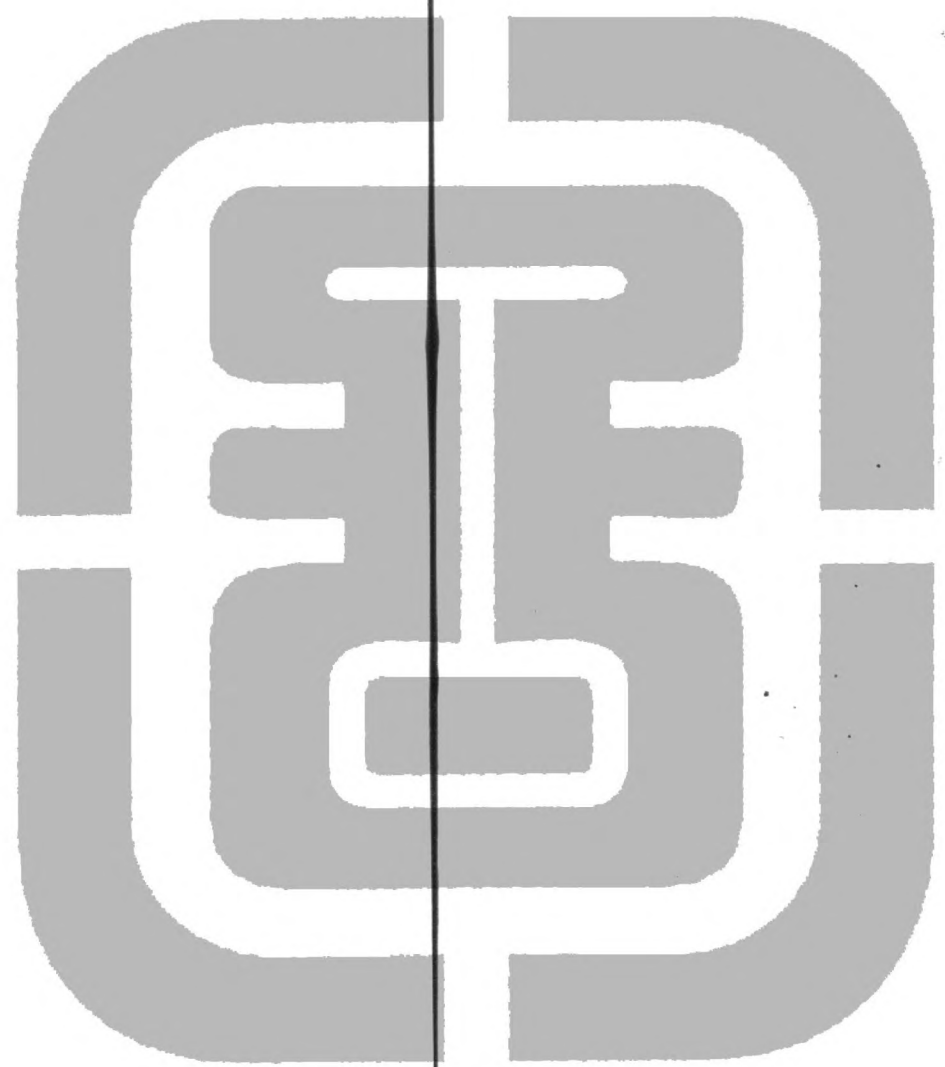
答見知聞知之說



見知聞知不但知得直要完得分內事如堯禹湯文  
皐伊太公望諸人所做之事方纔當得此道中輕重  
有無顏子當日看來只靜悟體驗之士孔子却許其  
用則行舍則藏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直到放鄭聲  
遠佞人是何等力量何等手段假如孟子當國不但  
畫井田行封建興學校一應王道規模便要一氣做  
成且如當日僭禮悖道之諸侯安有不加之剪除廢  
置而可以成王業者却從盡心知性知言養氣中結  
當開廓得來故五百年氣運直任不辭若儒者

守定規繩不敢一毫出入與夫無爲而感化之說便  
謂之去欲存理斥霸尊王恐未是誠意致知真諦此  
處正須要格





取  
屋  
文  
送



